



# 花塔 花塔

张素明

去过好多次花塔了。这个隐匿于世俗喧嚣之外的小村落，总是以一种静谧而神秘的姿态，吸引着我一次又一次地探访。只是，之前每次都是匆匆来去，如同蜻蜓点水，未曾真正触及它的灵魂。一次，戴绍敏老师深情地说：“素明，有机会在花塔住上一晚吧，你肯定会有收获。”老师的话，让我心中不禁生出无限向往，于是有了此行。

这一次，我们是傍晚时分来到花塔的。车子绕过明朝古堡，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不远处，红沙岭隧道赫然出现在眼前。我的脑海中立刻出现《桃花源记》中的那几句经典描述：“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虽然我们是开车过来而且我已多次来过花塔，但心中那份期待与好奇如故。

打开车的大灯，黑暗的隧道瞬间明亮起来。隧道不宽，仅能容一车通过，两侧的石壁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坚硬而冰冷。有些地段的隧道顶还在滴水，滴滴答答的水滴落在地面，润散开来，顺着隧道边的引水沟缓缓流出。轻柔的流水声，如同时间的低语，诉说着隧道的过往。

来之前，我专门又看了一遍当年曾领导开辟隧道的原三楼公社书记徐耀写的那本《红沙岭情未了》，书中说的正是开凿红沙岭隧道的事，文字朴实，情真意切。我还和老人通了个电话，八十多岁的老人说到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这条隧道长827米，是上世纪70年代一千多干部社员用大锤、钢钎一下一下砸出来的，炸药也是用土办法自己造出来的。开凿这条隧道时，三楼公社是当时

灵丘最小的公社，人口少而且最为贫困。在重重困难面前大家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锤凿，镐刨，人拉，肩扛，硬是打通了隧道。他说：“我觉着我们当时的每一个都是愚公。”听着老人的讲述，我仿佛看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和那些英勇无畏的身影，在黑暗中挥汗如雨，用血肉之躯开辟出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

车子驶出隧道，顿时豁然开朗。眼前是一片平坦开阔的土地，屋舍俨然，良田美池，好一派清新自然的田园风光。那一刻，我仿佛真的置身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中，感受到了那份与世隔绝的宁静与美好。

下车，走到高处，整个花塔一览无余。举起相机，迫不及待地四处拍摄，想要将这眼前的每一寸风光都定格成永恒。花塔，这个隐匿于太行山褶皱深处的村落，以一种不加雕饰的自然之美，静静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村北，一座座山峰宛如巨人的臂膀，温柔地将村庄揽入怀中，给予它最坚实的依靠。村南，山峦环绕，以一种近乎完美的弧度，将村庄环抱，有如大地母亲轻柔的呵护，让这方土地充满了安全感与温馨。村东，山形宛如笔架，群峰峥嵘，云雾缭绕，许多文人墨客在此挥毫泼墨，书写山川之壮丽与灵秀。村西，则是另一番景象，山峰劲拔陡峭，

沙河水静静地流淌，哗哗的水声如同大自然的乐章，拉开了新一天的帷幕，太阳将金色的光芒洒满大地。一条水泥路紧傍花塔村的民居建筑延伸开来，几条纵向巷道并进，形成组团状布局，林林总总、错落有致又井然有序。

沿着道路，边走边看，心中充满了感慨与喜悦。高大的杨树挺拔着身姿，刚刚长出的嫩绿新芽，郁郁葱葱，充满了生机。春风拂过，梨树与李树洁白的花朵在风中摇曳，散发出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香椿树也刚刚吐出了新芽，那淡淡的清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让人沉醉不已。只可惜，桃花已经谢了，没能亲眼目睹那落英缤纷、如诗如画的美好景象，心中不免有些遗憾。半路搭出一个木制平台，凭栏临风，鸟鸣声声，循声望去，一对雀儿正在枝头搭窝。侧耳聆听，才发现，原来竟有数不清的各种鸟儿在鸣唱，远处的近处的，河边石头上，枝头上，已经长出绿苗的田地里，鸣唱的声音有的短促尖利，有的悠长婉转，有的低沉深情。一只鸟儿直接落在我眼前的栏杆上，脑袋转来转去打量着我这个不速之客，似乎在问我，你从哪里来？到这里干什么？我伸出手来想要和鸟儿打个招呼，鸟儿丝毫没给机会，扑棱棱展开翅膀飞向远方的一棵大柳树。伴随着鸟儿的腾挪跳跃，柳枝晃动起来，摇曳生姿。一下想起了贺知章的《咏柳》，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来，外孙女笑着说：“姥爷，最后一句应该是‘四月春风似剪刀’，因为现在已经是四月了。”

是啊，最美人间四月天，怎能不让人心醉其中呢？

## 聚乐赏杏花

王瑛

身着鲜艳服装的老年人摆着姿势拍照留念，脸上洋溢着幸福满足。人群中还有人拿着专业摄影器材，寻找角度，取景构图，定格这迷人的春日景致。

在杏林一隅，我偶遇一位杏农。他皮肤黝黑，脸上刻满岁月沧桑。热情健谈的他兴致勃勃地讲述着聚乐杏树种植的新故事。这些年，在科技助力下种植技术升级，杏树花开更盛，果品品质提升，劳作也因科技的帮助轻松了许多，但为了花繁果硕，修剪枝叶、施肥浇水、防治病虫害，每个环节仍不敢马虎。看着他眼中的光芒，我不禁对这些勤劳朴实的杏农肃然起敬。

这片杏花之海，不仅是大自然馈赠的美景，更是岁月沉淀的动人诗篇，它见证着乡村的变化，承载着农人们的希望。徜徉于花海间，不仅是在欣赏风景，更是在拥抱生活，感受生命的蓬勃力量。

花海映春，映的是乡村的记忆与温情，映的是旅人的沉醉与憧憬，映的是游子的眷恋与归心。愿这份美好岁岁延续，让更多人在花海之中寻到心灵慰藉，乐享生活。

## 倾心那片湖那座园

张博

我对那片湖情有独钟，也对那座园眷恋不已。

我喜欢漫步于那个湖边，信步于那座园中，无论是在艳阳天，还是微雨日；无论是在欢喜时分，还是在低落时刻。

我会在清晨而至，步入文瀛湖公园，只为邂逅那片碧波盈盈，也为追逐晨光里的满目葱茏。这样的期待时常催我早起，迫不及待去赴与清晨的这场约会。站在湖边，任由阳光的明媚、湖水的粼粼炫得我睁不开眼睛，那片光亮照到了我心灵的最深处。我还会去园子里走走。清晨的花朵，露珠点缀，娇艳欲滴，幽幽的草木香弥漫其间，沁人心脾，令人神清气爽。清晨的阳光很温馨，晨光下的人们有着一种别样的精气神。尤其是那些晨练的人们，充满着蓬勃的活力。当他们跑步经过你的身边时，似乎会时刻带动你那颗不安分的心去追随他们奔跑起来，朝着阳光的方向前进。看罢湖，游罢园，观罢云，赏罢花，你转身的背影都是神采奕奕的。

阳光灿烂的午后来到文瀛湖公园，也是件惬意的事情。信步走走，戴着耳机听听音乐，让阳光倾泻下来，任温暖簇拥自己。此时的云朵格外调皮，开心地和我扮着鬼脸。欣欣然之间，尽情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感受那份

美丽风姿。

我也会在每一个惆怅的时刻来到文瀛湖公园。坐在湖边的长椅上，聆听湖水的低吟，感受着风的温柔与叶的婆娑，观草木自在，体会到开阔之境所带来的释怀与豁达，感受古人格物致知的智慧，收获顿悟的喜悦。

园景很美，你要去看看。走走看看，你会感到，人也是焕然一新的。

## 清晨

李文芳

在身后播下一颗种子

一颗虚无的种子  
拽着我的命运，还是命运拽着虚无的种子，我必须走过秋天才能揭晓——答案

## 春耕

刘洲

桃红柳绿竞芳天，布谷频催早下田。  
紫燕斜飞檐后雨，黄鹂倒挂陌前烟。  
一犁膏润千层土，双手勤耕万亩川。  
虽厚心甘期康满，蛙声如鼓兆丰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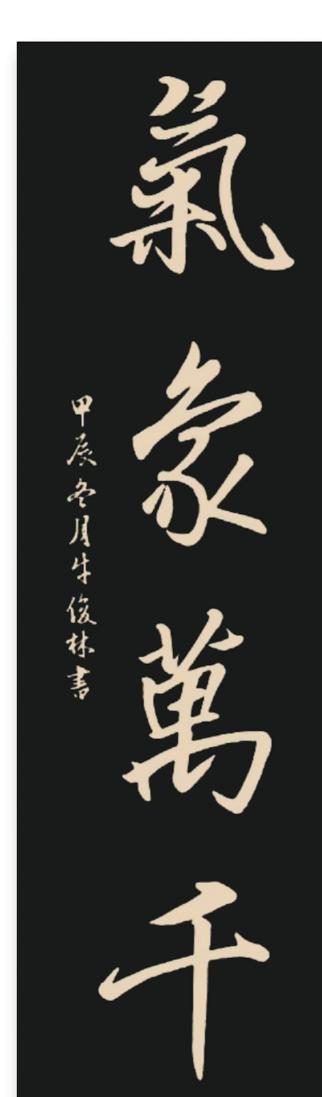
## 娘的器具

林兴明

瓮、盆、碗、碟  
娘对这些易碎的瓷  
格外小心  
那些碎了的  
也要让钉盒碗匠钉住

顶针  
娘对这少有的铜  
格外珍惜  
用罢就用布包住放好  
生怕掉到哪个旮旯里

铁、锄、镰  
娘对这些平凡的铁  
格外娴熟  
动员们集合而来，跳起农家舞  
  
还有笊篱等自制的  
这些指纹摆着指纹的器具  
像是生活的印  
盖在小村的拐角处  
针，因为很细很尖  
才把娘缝进简朴的家风里



气象万千 牛俊林书



## 第二运输公司——大同市最早的汽车运输企业

李印德

放在堡后街道路的两侧。

煤矿煤场坐落顺着口泉沟往西偏南20多公里的大青窑等地属煤矿。运煤道路除了一小段简易公路，其余多是顺着口泉河坑坑洼洼的河槽路。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抱怨。他们日夜不停地开着运煤车翻越壑从煤矿装满乌金，一路颠簸驶向口泉煤炭集运站，打响了一抢运煤炭的硬仗。

顶风冒雪，不畏天寒地冻，汽车运输队圆满地完成了8个月的抢运煤炭任务。然而，雪片似的煤炭告急书从祖国各地飞来，大同煤田的煤炭更是源源不断地产出。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汽车运输队又接受了8个月抢运煤炭的任务，又一次超额圆满完成任务。

时间到了1956年夏，汽车队已离乡背井一年半之久。思乡心切，他们开始躁动不安。

大同太需要这支钢铁运输队伍！市政府及时安抚疏导，充分肯定了汽车运输队的成绩和贡献，表达了对汽车队留下来的殷切希望。同时又做了妥善的安排，在口泉山坡盖起了两排靠近40间职工宿舍，全部家属上了大同市城市户口，孩子们就近安排优先入学。就这样，这支来自风光秀丽的海滨城市青岛的汽车运输队，在茫茫的黄土高原、厚厚的大同煤田上扎下了根。紧接着便迎来了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始公私合营，车队定名为“大同市第二汽车运输队”，正式列入大同市汽车运输行业。

1958年，大同市政府斥巨资在口泉交通街兴建起新车队新址。厂房、车间、停车场、办公楼、家属院、蓄水塔，一应俱全。运输车辆全部更换成苏制吉尔565和吉尔164两种。一个现代运输企业——大同市第二运输公司正式挂牌，企业性质为地方国营，公司经理于希堃。公司开始招收第一批学徒工，男女共20余人。之后，陆陆续续接收了为数不少的退伍和转业军人，充实到汽车队和各个修理岗位。

从此，“二运”驶上了发展快车道，年年超额完成国家的运输任务，年年是全市乃至全省交通行业名列前茅的标杆企业。汽车队的场址，坐落于口泉堡后街银行大院西侧的一个老车马店。紧靠北墙是一排石垒墙，灰泥抹面，红砖裸露前脸的简易平房，用作办公室、各职能科室、材料库、工具室和工作间。废旧的牛棚马厩一部分改造成修理车间，大部分改为职工宿舍，打地铺，铺干草。没有电，点起了马灯；没有自来水，从井里挑水吃。吃惯了海鲜红薯的山东汉子开始吃起了莜面山药蛋。随车队来的家属一时在口泉街租不到民房，也先挤住在这改造的棚厩里。几家人用床单分别间开，倒也其乐融融。车场的场地窄小，每天收车后车辆干脆就停

1960年5月9日，大同矿务局老白洞矿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矿难事故，井下的912名矿工，228人脱险，684人遇难。“二运”在第一时间组织起抢险救灾队，在最紧张的10余天里，抢险队日夜奋战，拉运棺木，安置遗体，而后又运回原籍。抢险队从领导到司助人员，数十次往返路过家门都没有下车。

1964年，全国运输行业先进管理现场会在大同市第二运输公司召开。

1966年春，河北邢台连续两次发生大地震，“二运”救灾队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抢险救灾，把各种建筑材料、物资和生活必需品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

1967年以后的几年，“二运”组建起战备运输队，日夜不停地运输战备工程所需的各种材料。

“二运”组建以来，在每年的夏收期间，都要派一支援农运输队奔赴临汾、邯郸等地抢运小麦，年年都是红旗支农车队。

1968年底，“二运”迎来了10余名大中专工科和汽车专业的毕业生。1970年底，又招收了60名学徒工，充实公司的维修队伍。此时，“二运”职工数已达500人，运输车辆大部分更换为国产解放和东风140车型，都配备了挂车，公司的运输能力进一步壮大。

改革开放后，“二运”迎来了加快发展的春天。在晋煤外运的大浪潮中，公司车辆全部更新为40吨以上的大型运载车，共120部，原有的车辆划归公司所属的劳动服务公司。此时，职工总数已达1000余人。“二运”为国家的煤运事业作出了更大的贡献，跨入了国家二级企业行列。20世纪50年代青岛援同运输队师傅们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二运”的老司机中涌现出安全行驶百万公里以上的刘良桐、薛环昆、张子清等人，他们总结出的

“一掌握二熟悉三中速五不开”的安全经验广泛推广，都曾多次被评为市局省厅的“安全标兵”，薛环昆还获得国家交通部“安全优质百日赛”奖章。还有保养场场长李克良和副场长孙克焕首创“二级保养地沟机械化”流程，在全国汽车修理行业推广，并在“二运”召开现场会，进行技术交流。“二运”还涌现出大同市汽车运输行业公认的首席技术权威王凤阁。老技工赵显礼和革新能手任汉英等人一起，在一无技术资料二无机械设备的条件下自制铲车、叉车、吊车。八级高工张占奎以其精湛的技术被人们称道，他每天凌晨就站在车站大门口，哪辆汽车有毛病，他一听一个准儿，即刻返场维修，决不允许上路。

“二运”的家属们也不甘落后，她们自发组织起裁缝队，天天奋战在几十米高的煤台上。她们中间还有几个抱着嗷嗷待哺的婴儿，就把孩子放在避风干燥处让不能干装配活的大妈看护，自己去干活。她们顶着煤屑，挥锹大干，创下日卸2000吨原煤的惊人纪录，为国家的建设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时至今日，青岛援同汽车运输队到口泉老街安家落户已过去70个年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包括他们的配偶都已离世。他们的子女除少数返回青岛，大多数留在了大同，奋战在各条战线上。青岛援同汽车运输队70年前播下的这粒火种，其意义早已超越了“二运”自身的范畴。大同市的各个运输单位都曾派员到“二运”学习、观摩、培训。市交通局也曾从“二运”抽调出不少技术人员充实到各运输单位。大同地区如今蓬勃发展的汽车运输行业，其运输经营理念和先进的管理体系无不打有“二运”的烙印。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pcsy22@163.com）

